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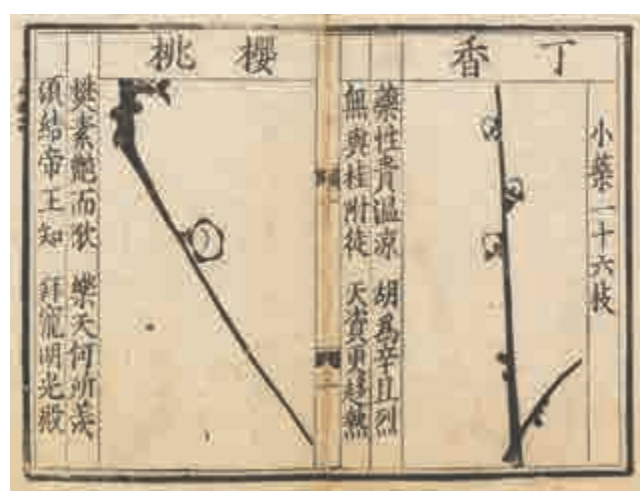
副刊 Treasure 汲寶齋



▲元代錢選《蹴鞠圖卷》。據跋可知，吳氏認為錢選是宋元之間繪畫風氣轉變的關鍵人物，是啓發了文人畫風的宗匠



▲吳湖帆（1894-1968年）



▲南宋宋伯仁《梅花喜神譜冊》，這是中國最早的木刻圖籍，亦是第一部專門描繪梅花種種情態的畫譜

鑒藏大家吳湖帆軼事

藏品豐富上海博物館（上博），近年來除了不斷引進國內外的奇珍舉辦特展之外，也開始將大部分資源用於學術研究。本年度第一個重大的課題就是「海上名家」吳湖帆。去歲末至今年，上博先後舉辦了館藏珍品特展、專題研討會等一系列活動，受到學界關注。

文：大公報記者 張帆 圖：上海博物館提供

作為內地收藏吳湖帆藏書畫的主要機構，上博也是首個系統梳理和還原這位海上名家藝術成就、特別是鑒藏成就的公立博物館。此前，吳湖帆的名字在世俗眼中只是一個了不起的「畫家」，加上「文革」期間他含冤而亡，字畫收藏全部被抄走，使得其「鑒藏大家」的身份和貢獻很長一段時間不為後人所知曉。此次由公立機構大規模開啓吳湖帆的研究，在吳湖帆之孫吳元京看來，是「一件遲到的好事情」。

吳氏鑒藏作品豐富

吳湖帆（一八九四至一九六八年），江蘇蘇州人，清代著名書畫家吳大澂嗣孫。初名翼燕，字通駿；後更名萬，字東莊，又名倩，號倩庵，書畫署名湖帆。一九四九年以後，他曾歷任上海中國書院籌備委員、畫師，上海市文史館館員、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員會委員。

這位從蘇州走出的士大夫式文化藏家，之後的人生幾乎都在上海度過，使得其很大一部分藏品都落戶申城。據了解，上博收藏的吳氏鑒藏書畫，時代跨度自唐宋及清千餘年，規模甚巨，數量和品質在內地無出其右。除了吳湖帆家藏名跡，還有經其鑒賞的藏友秘笈。

在這些藏品中不乏今人列為重量級的國寶，或長期在上博書畫館陳列，或多年藏於庫房。因開展吳湖帆專題研究的機緣，上博專程舉辦「吳湖帆書畫鑒藏特展」，使得不少珍貴的藏品被集中在一起展示。上博書畫研究部副主任凌利中介紹，吳湖帆最為著名的書畫「梅景書屋」，名字的出處即來自他所藏的書畫作品——南宋宋伯仁編繪的《梅花喜神譜冊》和北宋米芾的《行書多景樓詩冊》的「梅」、「景」二字。此外，還有不少畫史名卷，包括宋拓孤本《梁永陽昭王敬太妃雙志》、元代吳鎮《漁父圖》卷、元錢選的《蹴鞠圖卷》、北宋郭熙《幽谷圖軸》、趙佶《草書千字文卷》、元代佚名《百尺梧桐》、南宋趙構《臨虞世南真草千字文卷》等，堪稱一部中國繪畫史的縮影。

吳潘合璧造就「梅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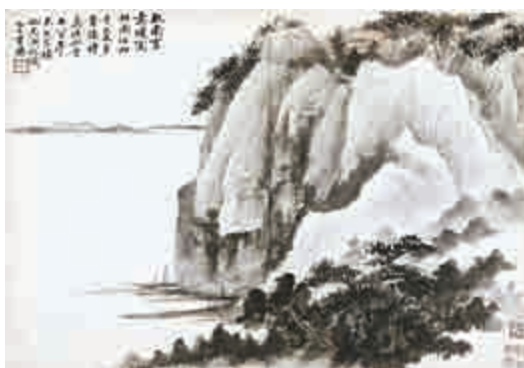
根據現代的研究，作為吳湖帆收藏的「重鎮」，梅景書屋開始書畫購藏的使命遠遠早於這個齋名誕生之期。凌利中介紹，「梅景書屋」於二十世紀上半葉之地位與清初王時敏「西園」相似。在他看來，一九一五年，即吳湖帆與夫人潘靜淑成婚之年，乃其大量購藏的伊始。夫婦二人可謂「強強聯合」。

首先，兩人分別將各自家傳書畫文物匯於梅景書屋，其中吳氏秘藏有祖父吳大澂家傳、外祖沈樹鏞家傳。潘氏的藏品則主要來自乃祖潘祖蔭。

其次，得益於二十世紀上半葉的大規模文物聚散，很多之前深藏宮廷的珍品流落民間，為當



▲吳湖帆繪《梅景書屋圖》



▲吳湖帆繪《多景樓圖》

時諸多畫商、鑒藏家有了機會購藏。凌利中說，清末民初最大的宮廷書畫流散有兩次。一次是末代皇帝溥儀隨意將藏品賞賜臣工，還將大量藏品攜至天津張園，其中一部分被偷去變賣。除了吳湖帆外，張伯駒、完顏景賢、龐萊臣、張大千、惠均、錢鏡塘、張珩、王南屏等亦在此時收穫頗豐，直到一九三七年抗戰爆發後有所改變。

梅景書屋的收藏充分體現了吳湖帆夫婦的志趣。首要的自然唐宋珍品及元明清主流文人畫家作品。從董源、巨然、趙孟頫，再到元四家、明代吳門四家及董其昌、清初「四王」及吳歷、惲壽平的作品都有。作品的稀有性和研究價值，也是他們非常重視的。如吳氏所藏藏繼光書法、王龍畫作、朝鮮廢攝政王大院君畫小直幅、王時敏設色山水及王翬《仿關全范寬山水》等，皆出於「絕無僅有」或「亦最少見」。購入的清代沈沂《臨蘇漢臣漢宮春曉圖》卷，畫家名頭冷僻且無史可考，但重其可補畫史之不足耳。而被認為王鑒代筆的朱融、薛宣等三流畫家之作，其購藏初衷大有助於對王氏作品的真偽鑒定。

另外，不少畫作的購藏也源於他們對題材的偏愛，如吳湖帆特別喜歡與吳門風土人情以及吳氏家族相關的古代書畫，潘靜淑喜好女史畫。夫婦二人還共同喜愛梅花、貓等題材。其中，湯叔雅《梅花雙鶴圖》軸、邢慈靜《梅花圖》軸等，

體現了二人「於梅花尤雅愛之」並以「梅花知己」自視之情懷；而這對夫婦又是「貓痴」，因此幾乎遇畫貓即收之。還有一部分作品雖然不是名作，但其中凝結了特殊情誼，也為吳湖帆所珍視。凌利中學例說，上博所藏金俊明的《群芳合璧》冊，原非名作，但它是吳湖帆的祖父、父親鑒題遞藏舊物，金俊明所居的「春草閣房」原址即為吳家祖上舊居，冊頁中又畫有梅花。幾個因素加在一起，可以說無論如何要收藏它。

慧眼卓識鑒定開宗

此次吳湖帆研究的重頭戲，是由來自港台和內地多位學者、吳氏後人、弟子參加的「吳湖帆書畫鑒藏學術研討會」。這首次明確了吳湖帆近現代古書畫鑒定科學奠基者的地位。

北京故宮博物院研究院肖燕翼認為，吳湖帆對鑒定學科的貢獻有兩個方面，一個方面他是從傳統收藏家向當代鑒藏家、建立當代書畫鑒定學的過渡人物。第二方面，他培養了很多年輕人，所謂的年輕人現在都已經過世了，包括張珩、徐邦達。通過這些弟子的努力，書畫鑒定真正變成了當代科學，而他們的基礎是吳湖帆打下的。

專家認為，吳湖帆的鑒定方法是綜合性的，而且要在實踐中學習和拓展。在古代也不乏書畫鑒定家，但他們往往偏重於個人愛好，而吳湖帆很早就告誡弟子：「書畫之足證如此，不獨以玩賞為雅事云」，把它當作一門重要的學問。一件作品從款式、印章、作者的資料、原來藏家的著錄書等他都要了解。研究一件作品也不是孤立地就事論事，而是放在一定範圍考慮。正如法國著名的文藝理論家和史學家伊波利特·丹納（Hippolyte Adolphe Taine）在《藝術哲學》中提到：「我研究藝術出發點，把作品放在作家作品群裏，還要放在這個派別的學生子弟、周圍人的作品群裏去考察。」但是丹納還差了一條，就是把作品放到歷史裏去考察，而吳湖帆做到了。

吳湖帆之孫吳元京則把祖父的收藏理念劃分為三段：第一階段是繼承，或者說是一種責任和使命。祖父自幼得高祖嚴厲教導，加上從祖輩那裏繼承了大部分收藏，使得他九歲就成為大收藏家。祖父兒時學習古書畫知識、把古玩玩就如同現在的小朋友玩電腦。雖然枯燥，但也不經意就將人生定格在傳統文化範圍內；第二階段，是通過收藏不斷地提高自己。其中包括了學畫，臨摹和鑒賞古畫實際上是相通的，在這一階段，祖父也付出了別人想不到的辛勞；第三個階段，是發揚光大。人走了，他所留下的，就是他的筆記、他的鑒定、他的題跋。通過題跋，把有些不明白的東西講明白了，通過他的裝幀，把有些有故事的東西聯繫在了一起，通過他的提煉、鑒定、修復、裝裱，讓有一些本來破爛不堪的文物煥然一新。



▲清代郎世寧《聚瑞圖》軸。此畫作與台北故宮博物院藏《聚瑞圖》軸是一對學生姊妹。《聚瑞圖》原為錢鏡塘舊藏，是吳湖帆題簽鑒賞的不多的清代宮廷畫家作品之一



▲明代董其昌《畫禪室小景圖冊》。吳湖帆跋中指該冊為董其昌原裝，亦是目前傳世董氏作品中僅見。有董其昌自簽：「畫禪室小景四幅，戊午（1618年）三月。」可知作者時年六十四歲。吳湖帆鈐「畫禪室」印於冊上，實屬雙美

機緣獨特 遍覽名作

大公報記者 張帆

在總結梳理吳湖帆在書畫鑒定方面的貢獻時，還有一條是讓後人自嘆不如，又羨慕不已的，那就是有機會遍覽大量的名作，鑒定過的古蹟數量可謂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目前發現的僅有吳湖帆題跋過的作品就有六百多件，還有一千五百多件作品，他在其他的各處有相關的鑒定文字流傳下來。

凌利中介紹，如果說二十世紀初第一次大規模文物流散給了藏家們私人洽購的機會，那麼抗戰造成的又一次文物大規模流出禁城，則讓吳湖帆幸運地在一九三三至三七年間有了數次觀摩研究的難得機緣。一九三五年，國民政府應英國政府邀請赴倫敦舉辦「中國藝術國際展覽會」，吳氏受當時故宮博物院代理院長馬衡之邀，受聘

為專門審查委員會委員，在滬審閱故宮所藏唐、五代、宋元明清書畫；一九三七年，又兩赴金陵故宮庫房，為全美展審查展品。

現今分藏北京、台北的兩岸故宮的書畫巨跡，大多有經吳氏研究，諸如現藏台北故宮的黃公望《富春山居圖》卷、李公麟《免胄圖》卷、趙孟頫《鵲華秋色圖》卷、吳鎮《漁父圖》軸、王蒙《谷口春耕圖》軸、唐寅《山路松聲圖》軸等，故宮博物院的趙伯驥《萬松金闌圖》卷、馬麟《層臺冰綉圖》軸、王時敏《杜甫詩意圖冊》、仇英《蕉陰結夏圖》軸等。

吳湖帆不僅遍覽名作，鑒定真偽，也耐心作筆記，之後集結成《目擊編》、《爛柯錄》等，現都存於上博。國人耳熟能詳的《女史箴圖》、

《步輦圖》、《谿山行旅圖》、《富春山居圖》等他都有過明確的鑒定意見。

凌利中特別指出，其中對於兩卷黃公望《富春山居圖》的真偽鑒定意見最為著名。吳湖帆對那卷廢品記道：「乾隆有數十題之多，實非真跡也」、「乃明人摹本，而御題反以為真，黑白顛倒，不勝可惜。」一錘定音，至今仍被學界認可和繼承。

專家們還提到，也正是因見人所未見，吳湖帆自己的繪畫有了獨到之處。肖燕翼說，做吳湖帆的假畫很難，因為只能學到皮毛。「他走過的路你沒走過。他看過的東西你看不到，他的功底和修養很難模仿。」因此，把自己鑒定收藏所得融入自身創作，也是吳湖帆繪畫的特色之一。

►吳湖帆鑒定專著《爛柯錄》手稿。此係吳湖帆一九三五年應倫敦「中國藝術國際展覽會」之邀，檢閱故宮博物院所藏書畫之鑒定記錄。手稿內容即為吳氏鑒定過程中所記錄的偽作

